

● 文榕生

文献分类由被动走向理智

——类目控制论

ABSTRACT In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there are such problems as rapid increase of classes, non-relevance to the bibliographical practice, non-scientificity of class names and notations as well as outdateness of ideas and techniques in the compilation.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and to unif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in China, we should control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lasses 12 refs

KEY WORDS Classification systems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Class control

CLASS NUMBER G254

1 分类法的类目应当控制

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式,将其引入文献标引、排架、检索等方面,产生了极好效果。近百年来,由我国分类法引进、补充、仿照、改动西方分类法到借鉴、吸取多种国外分类法编制理论和经验,可谓百花齐放。据不完全统计,有影响的分类法就有70余部。

文献资源共享要求现代分类法走向统一。我国的分类法经过大浪淘沙,早已由各自为政渐趋向效果较好的几部分类法靠拢。1984年我国高校图书馆85%确切的调查资料表明:有63.6%使用《中图法》,10.4%使用《科图法》,7.4%使用《人大法》,2.8%使用自编或范围较小的分类法^[1]。90年代,《中图法》《科图法》《人大法》都经过修订,《中图法》的第4版修订又在进行。几部分类法的体系、类目设置、类目数量、类目名称等不一致,尤其是现代分类法的发展与文献发展的实际

有逐步拉大距离的趋势,不利于分类法承担的文献标引、检索、排架等功能,有必要对类目进行控制。

所谓类目控制,就是通过对文献归类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采取相应对策对分类法的类目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实施控制与规范。

2 类目数量的控制

当今,分类法中类目呈现急剧扩展的态势,并且愈演愈烈。百年前《西学书目》仅设3大类28小类,即可容纳当时各种新学科图书;如今,类目数量动以万计。例如《科图法》第1版(1958年)设1.4万个类目,第2版(1974年)猛增至3万多个,第3版(1994年)又增加了约20%;《中图法(简本)》的试用本设1049个类目,第1版骤增至2580个(增加146%),第3版(实为第2版)再增至4800个(增加86%)。国外分类法的扩展也十分惊人。18世纪4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分类主题目录设类23个;1876年,杜威《图

书馆图书小册子排架编目适用的分类法和主题索引》(即《杜威十进分类法》第 1 版)才将类目划分为 3 个等级 1000 多个类目;今天,《国际十进分类法》设 15~21 万个类目,《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设类更多达 23 万多个。

分类法的类目如此迅速扩展是否必要?按照事物的固有特点或本质属性,将它们分门别类地组织、排列,是进行各事物分类的通用方法。我们认识事物也主要是根据它们不同的属性或特点进行区别。诚然,近现代成功的分类法多采用科学分类作为基础,毕竟二者的着眼点不同:科学分类是依整个科学发展状况与特点,各学科的相互关系作为划分类目的标准;而文献分类则是按文献内容的实际构成情况,以及其它特点作为划分类目的标准。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形成新学科林立现象。这如同瞬间露头的蕈类(不久前曾泛滥一时的××学、××学之灾,大家会记忆犹新的),需要认真鉴别、考察,它们有的发展迅速,有的步履蹒跚,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假冒伪装……五花八门。总而言之,“新学科”数量虽大,却不十分稳定。国家技术监督局认定我国学科发展达到 2751 个,并配以相应的学科代码。文献分类以科学为基础,类目数量应超过后者,但它们相差比例不宜过于悬殊^[2]。分类法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它对尚未定型的新学科一时难以配给固定类号。

信息量骤增是信息时代的特点,面对成几何级数增长的大量信息,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鱼龙混杂,其中虚假的、重复的、空洞的、不成熟的、时效极短的、甚至具毒害作用的信息也占有相当比例,无需使用分类法对它们整序。以中文图书而论,迄今约出版 100 万种左右^[3,4],其中新版图书约占 40.6% (1992 年)。《中图法》和《科图法》中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类目数量都占较大比例,但实际出版这方面的图书仅占 25.87%。具体到中科院

文献情报中心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藏书(馆藏重点)看,《科图法》平均 5.3 种书/类,《中图法》平均 5 种书/类。据调查,“中国哲学”类(曾是馆藏重点)中设 195 个类目,空无一书的类目就有 86 个(占有 44.1%),还有相当一部分类目实际上只有 1 种书^[5]。从“昆虫分类学”(亦是重点藏书,《中图法》设 31 个类目,《科图法》设 34 个类目)藏书归类看:中文仅 12 个类目(占 35%)有书,藏书共 98 种,平均 2.9 种书/类;西文有 18 个类目(占 53%)有书,藏书 260 种,平均 7.6 种书/类;相当部分类目实际仅 1~2 种藏书。设置了 40 多年的类目却空无一书可归,反映出分类法编制与图书实际归类有一定距离。显然,这样的类目完全应加以控制,采取压缩措施。

应当明确的是,实施类目控制并非一味减少类目,而应根据各类文献的实际情况实行增(书多时)、删(长期无书)、留(正常情况)、改(书少,可合并,改变类名)等。例如《科图法》第 1 版即在“昆虫纲”中为“竹节虫目”设类。1979 年版《辞海》不仅认同此昆虫子目,还指出:“我国有瘦和叶等”;1989 年版《辞海》再次确认其地位,还作了“我国有 20 余种”等增订。而《中图法》在此期间曾 2 次修订,无论是概括性类目,还是专指性类目,均未给“竹节虫目”一席之地。计算机科学发展迅速,第 3 版《中图法》和《科图法》纷纷将其扩充为独立学科,增设大量类目,确实必要。只是设类方式与该类图书实际仍有距离,《中图法》能恰当归类占 70.5%,《科图法》占 55.6%^[6]。

3 类目的质量控制

分类法类目质量问题突出地反映在类目名称的规范、简洁和类目注释的准确、详细(但不越俎代庖)等方面。现行分类法中存在下列问题:

(1) 并类却类名未改。《中图法》将《科图

法》分列的同位类“直翅目”、“蛭蟥目”、“蝗螂目”合并为“直翅目”;又将同位类“广翅目”、“脉翅目”、“蛇蛉目”合并为“脉翅目”。从馆藏归类实际看,藏书(前者中文有8种,西文有11种;后者中文有1种,西文有2种)都不多,确应采取收缩、改编措施。合并后的新类目不同时改换新类名,造成类目内涵外溢,违背名实相符的逻辑概念原则。

(2) 同位类中未设概括性类目。昆虫分类学确认我国有竹节虫一些种类,等级列举式分类法不应遗漏这一重要同位类。当然,从藏书归类实际看,尚无此方面专著,但应在同位类中设一概括性类目,或将其与其他同位类合并,以免造成明显的类目缺损。

(3) 删除重复类目。《科图法》既设“蛭蟥目”;又在“直翅目”中注释有“蝗”。1989年版《辞海》正式确认“蛭蟥”为“蝗虫”;并删去以往将其作为昆虫纲之一目。“蝗虫”既入“直翅目”,再保留“蛭蟥目”,岂不成蛇足?

(4) 类名用字不一致(注意其下“—”者)。

类名用字不同。《科图法》59.18547 蛭蟥目、《中图法》Q969.25 蛭蟥目、《辞海》蛭蟥目(Blattaria),《科图法》59.18574 捩翅翅目、《中图法》Q969.52 捩翅目、《辞海》捩翅目(Strepsiptera)。从这两组类名用字来看,我们认为宜按《辞海》规范,尽量采用规范字、常用字。

术语用字不同。《中图法》P125 交食、O354.1 亚音速流动,《科图法》55.16 交蚀、52.821 亚声速流动。

外国人译名用字不同。《中图法》TN966.5 多卜勒雷达导航系统,《科图法》73.46543 多普勒雷达导航系统、贯性导航系统。

疾病译名用字不同。《中图法》R512.91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 艾滋病),《科图法》63.86395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 爱滋病)。

人名翻译不同。《中图法》R513 立克次(Ricketts)氏体传染病,《科图法》63.864 立克次体传染病(Rickertts)。

人名原文稍有差别。《中图法》B516.34 谢林(Schelling, F. W. J. 1775_ 1854 年),《科图法》15.1848 谢林(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 年)。

有无拉丁文之差异。《中图法》R514.5 鼠咬热(Sododu)(鼠毒)

鼠咬热(Haverhill 热)入R519.1。

R519.1 放线菌病

奴卡(Nocard)氏菌病、鼠咬热(Haverhill 热)、足分支菌病等入此。

《科图法》63.867 螺旋体传热病

63.8671 鼠咬热

63.8695 真菌与放线菌传染病

63.86951 放线菌病

奴卡氏菌病入此。

前几种情况虽两分类法有差异,尚可辨认。但最后一种中辨认就有一定难度:R514.5 的类名及类目注释中都有“鼠咬热”;担据拉丁文注释判断,它们是两种原因引起的疾病。《科图法》的“放线菌病”注释未例举“鼠咬热(Haverhill 热)”;若无“如卡(Nocard)氏菌病”的说明,查找对应类目的难度就更大了。

此外,《中图法》O174.2 傅氏分析、O347 变形固体动力学、O348 实验应力分析与《科图法》51.623 傅里叶分析(调和分析)、52.56 变形体固体学、52.58 实验固体力学虽是对应的,但闪烁其辞的名称就是图书馆员使用也要斟酌再三,读者利用就更加困难了。

(5) 注释不够详细、准确、清晰。

《中图法》“半翅目”注释:“蝽(椿象)等入此”;比《科图法》“蝽、椿象等”准确。

尽管《科图法》“双翅目”注释有“蚊、蝇、蚋、蠓等”比《中图法》“蚊、蝇、虻等入此”详,但还应汲取《辞海》释词,增加“虻、白蛉、小麦吸浆虫”等。

“虱目”与“鳞翅目”中笼统注释“虱等”与

“蛾”,难免与“食毛目”(有“鸟虱”、“鸡禽虱”、“鸭虱”、“牛嚼虱”等)、“同翅目”(有“木虱”、“粉虱”)、“毛翅目”(有“石蛾”等)混淆。

同类名的“应力波”:《中图法》注释用“热—弹性波、弹—塑性波、粘—弹性波”;《科图法》注释用“热弹性波、弹塑性波、粘弹性波”。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不利采用机检。

注释重复错误。《科图法》中“欧洲近代哲学入此”注释同时出现在“15.04 十七—十九世纪前期哲学”和“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哲学”类下。该分类法“国际时代代表”中“近代”与“现代”分界在“1917年”;这些类目注释实让人费解。

指示错误、含糊。《科图法》27.21 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注释“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科技进步与经济的著作入27.29”;实际上该分类法无“27.29”;应入“27.31 科技进步与经济”。相当一部分交替类目没有指出具体类目,“甚至大类说明和第三版说明的例释都会出现根本不存在的错误”;反映修订的匆忙、仓促和草率^[7]。

(6) 类目之间或类目与注释重复。《辞海》明确:“经济计量学,并称计量经济学”。《科图法》既设“29.18 经济数学方法(数量经济学)”(注释:“数学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等入此”),又设“27.343 计量经济学”;“激光电视”已在73.462474 设类,又增补在73.462477,造成概念混乱和类目重复^[8]。但据实际归类看,73.462477 似为“微光电视”之误。

人的学识有限,然而大千世界纷繁复杂,许多专业书,就是标引专家也不一定都明了。传媒,尤其是出版界不负责任地故弄玄虚、不求甚解、哗众取宠等心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使用词语颇多随意性(如用生僻的词语、无注释的外来语、“杂交外来语”、无规范性标准名称的俗语等)^[9],分类法类目不规范,注释不清,更使标引人员如坠五里雾中。若此,标引质量如何保证,读者面对五花八门

的分类语言又如何适从?

4 由被动走向理智

我国现用的几部分分类法都是等级列举式,由于此类编表技术自身弱点以及编表观念上的传统,分类法类目设置是被动的。只有改变这种观念,实施类目控制,才能使分类法由被动式走向理智型。

(1) 实施类目控制,贴近图书实际。

分类法的编制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这固然符合图书内容的学科属性这一特点;然而,我们看到编成的类系、类列过多地采用科学分类标准划分,某些分类法的修订则过多按各学科专家的“分类”(他们的学科划分)意见,而不是按图书的实际设类,出现某些图书归类困难现象。

现代科学发展呈现纷繁复杂的现象:一方面,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学科分支日益精细,使人有隔行如隔山之感;另一方面,各传统学科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被打破,学科之间关系由过去单纯的线性结构发展成交叉、综合等多方位的立体系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于种种考虑,图书的内容更侧重于综合、应用、多主题。这就要求在分类法中,一方面,类目的专指度提高,以容纳更为专深的著作;另一方面,所设类目要能够灵活机动地协调、组合概念,较贴切地反映、描述图书主题。此外,尽量缩减分类法的篇幅,均衡各类目的图书分布,以减轻标引人员归类与读者检索的负担,也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些恰恰是传统的等级列举式分类法所力不从心的。尽管分面组配式分类法自身的某些弱点使其难以推广应用,但它具备等级列举式分类法欠缺之处。取二者之所长互补,设置多项共同划分标准,对类目进行再划分或组合成新的类目。从调查看,这样的复分方式更贴近图书实际,节省分类法篇幅,类目伸缩灵活,易于控制^[4]。

(2) 实施类目控制,适应机检发展。

等级列举式分类法通过层层划分, 详尽列举方式设类是造成类目数量增长较快的原因(虽为同位类, 但各类图书增长并非同步, 造成某些类虚设)。编制者划分类目思路不同(《中图法》《科图法》《人大法》列类原则不同, 就是相似的社科各大类的类列次序也不一致), 倘若标引人员归类、读者检索策略与编制者的思路相左, 岂不失之交臂? 多主题、多属性图书若面对已落伍的分类法, 确实难以“对号入座”^[10]。

分类法采用符号(分类号)取代概念(类名), 这在手工标引、检索时期具有较大优势。因为概念标引过程需要大量的智力判断、选择, 而符号标引进程则主要是翻查类表进行选择的手工劳动。即使采用计算机检索, 早期也主要是单纯的分类号检索, 这种简单而低层次的应用不仅使用不便, 而且无法发挥分类检索的优势, 并且使其利用率降低^[11]。

当然, 分类检索相对于主题检索而言, 更具系统性与逻辑性。应用于联机检索中, 可通过对分类表的阅读、浏览, 方便用户形成检索策略, 调整检索范围以及便于答复较大范围(指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查询提问等。我国自动标引的研究起步晚, 中山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进行了试验, 然而, 《中图法》《科图法》等都未实现机读化。

据悉, 《中图法》《科图法》《人大法》的类目对照机读数据库正由山西省图书馆主持研制。可以肯定, 在这项实用性很强的标引、检索工具研制中会发现不少问题, 将为类目控制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3) 实施类目控制, 向文献资源共享迈进。

人类文明与发展离不开信息交流。文献资源共享的实践使人们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 互通有无, 才能最终实现这一良好愿望, 而类目控制与此紧密相关。

在经济技术不甚发达时期, 图书馆各自

为政, 分类法五花八门, 但只要能够较好地组织藏书, 方便读者在本馆检索, 就是较成功的分类法。今天, 软盘、光盘、网络、数据库等存储媒质与模拟、数字等存储技术日新月异; 文献检索由手工向自动化, 由卡片目录向机读目录, 由计算机分布式向局域网、广域网, 由文献独占向文献共享, 由各自孤立的图书馆向网络化发展。信息高速公路、Internet、国家公用信息通信网、教科网、科教网、百所联网、珠江三角洲与北京中关村等各类网络建设开通, 更使分类语言的规范、控制、通用等方面研究迫上眉睫。

目前, 国际上尚存数种分类法, 但它们的发展趋势在逐步靠拢, 向统一的目标迈进是不可逆转的。国际文献联合会分类中心委员会 1978 年推出《概略分类体系》(Broad, System of Ordering), 希望通过它作为分类交换语言, 把各国不同的分类语言联结在一起。当然, 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尽相同, 文献分类法统一的道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在我国实现分类法统一则是可行的。可采取以下措施:

编制一部学术性、科学性、实用性均上乘的新分类法作为国内统一的基础。这是较彻底的解决方法, 当然牵动面广, 但早进行比晚进行要主动。

向用户最多, 成系列化、阵容最强、实力最大的《中图法》靠拢。牵动面虽小(约 10% 以下), 但《中图法》先天弱点难以解决, 并且某些问题越来越尖锐。

维持现状, 采取兼容措施。虽然费尽周折编制的类目相互对应数据库可望出台, 但各分类法的分别修订又将拉开它们的距离。无论兼容也好, 靠拢也好, 统一也好, 都离不开对类目实施控制。控制类目数量, 使类目随图书发展而增设; 规范类目, 不仅方便读者族性检索, 也便于与主题检索有一定的兼容、互换作用。

(4) 实施类目控制, 由被动设类走向主

动适应。

分类语言是先组式检索语言。传统观点认为它的编制、设类只能被动地适应科学发展,即使是刚刚出版的分类法,在某些方面也会不适应或落后于某些发展迅速的学科或新兴学科。我们认为这样认识有失偏颇。

应再次明确的是文献分类法是用以进行文献归类整理,而不是其他分类用途;判断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只能通过对文献归类的实践检验。

分类法的类目设置、类名名称等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是根据较成熟的学科(主要依据是否有学术专著、相当数量的专家、相应的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等标准)情况设置、命名,而不能将昙花一现的、虚假的学科包容进来。

新学科有一定的渊源,分类法的上位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规范、准确的类名在一定时期暂时容纳最初出现的新学科文献。

类目设置可以预测。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成熟、衰亡过程,学科的发展也不例外。只要我们对学科文献的发展趋势进行充分、全面的预测,对类目的设置和变动就会有更多的战略眼光。例如通过国际大型检索工具报导的各类文献统计分析,通过报—刊—书这种文献逐渐成熟顺序的时差^[12]等了解,使设类由盲从转变为有信心的前控。

取等级列举式与分面组配式分类法各自所长,优势互补,使分类法有较强的灵活性。

适应性。

采用计算机编制、修订分类法,缩短分类法从修订到应用的时差。

总而言之,要对学科、文献、分类法的发展历史、现状、发展趋势不断调查、研究、预测,使它们有机结合,达到类目控制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文榕生,张玉麟.我国分类法的发展趋势.图书馆,1996,(1)
- 2,3,5 文榕生.论分类语言的标准化与类目控制.图书馆界,1996,(3)
- 4 文榕生.回溯中文图书源数据库建设.图书馆界,1995,(4)
- 6 文榕生,冀丽芳.复分新识.晋图学刊,1996,(3)
- 7,8 王惠敏.浅谈《科图法》(第三版)的成功与不足.津图学刊,1997,(1)
- 9 陈晓华.“卡拉”何处“OK”及其他:图书分类漫谈题外话.图书馆论丛,1996,(4)
- 10 陈能华.论分类法与主题法的本质分歧.江苏图书馆学报,1996,(1)
- 11 朱丽.我国分类检索语言计算机化的回顾与前瞻.图书馆,1997,(1)
- 12 胡明,谢忠.《中图法》出版物系统的研究.图书馆界,1996,(3)

文榕生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作。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科学院南路8号,邮编 100080。

(来稿时间:1997.3.31。编者:赵薇)

(上接第 78 页)

- 2 Charles T. Meadlow. Text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2
- 3 Ian H. Witten, Managing Gigabytes, Van Nostrand Reinhold New York, 1994

张 进 武大图书情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的教学与研究。论文曾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通讯地址:武汉市。邮编 430072

(来稿时间:1997.3.31。编者:翟凤岐)